

春光明媚

汤青摄



■ 尼铭

四月春上眉

丝柳拂堤,草长莺飞。四月,踏着轻盈的节拍,深情款款的从日子中翩跹而至。四月是如诗如画的季节,是温润的日子,风轻水柔,就连情愫也蠢蠢欲动,最美人间四月天,平淡的日子也变得流光溢彩,生机盎然起来。

四月之美,美得让人悸动。四月的乡村更像焕发了容颜的少女,俏丽娇媚,芬芳四溢,她挥舞着浓墨重彩的大笔,将春天演绎得酣畅淋漓。行走在四月的乡村里,绿油油的麦苗如同一层毛毡,直扑视野,呼吸着扑鼻的泥土气息,聆听着树上鸟儿的歌唱,瞬间,人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浸润着舒畅和温馨。此时,蛰伏了一冬的万物眨着惺忪的睡眼,连打几个哈欠后,蓄满生长的力量,趾高气昂,充满无比激情,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生命演绎。

四月之美,美得让人流泪。祭

祀祖先,缅怀逝者,是四月永恒的主题。清明节,一个怀念逝者、祭奠先祖的日子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此时,多少游子的心已被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和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呼唤回家。背起行囊,带上纸钱和奠酒,还有一颗潮湿的心到已故亲人的坟前扫墓添土,灰霾朦胧,心被撕裂,让一些纸钱和眼泪飞起来,飞进烂漫的花海中,飞进郁郁葱葱的春天里。

四月之美,美得让人心醉。春风吹绿了田野,吹皱了一池春水,吹醒了昨日还在寒风料峭中鼓鼓囊囊的花骨朵。花开得意,先上小桃枝。一眨眼的功夫,陌上那些桃花就绽放开来了。一树树的桃花纷纷攘攘,毫不留情地在山野里蔓延开来,嗡嗡嗡嗡的蜂儿喧闹在其间,空气中飘荡着沁人心脾的花香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。桃花的嫣然,绚丽,明艳,让人屏息,震

撼。凝视一树的繁华,直掉进她的温柔梦里,沉迷不归。

四月之美,美得让人窒息。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荠菜首先向人们报告春天的信息。苜蓿、香椿、蕨菜、小蒜头……野菜和节气像一对恋人,情投意合,难分难舍,在节气的怀抱里肆无忌惮地撒娇。放眼望去,昔日里光秃秃的远山,也换上了绿意盎然的新装,一天天,由鹅黄变为浅绿、深绿、墨绿,满世界的绿就这样铺天盖地地涌过来。

四月,美得诗情画意。陌上花开,蝴蝶飞飞,还是一代才女林徽因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中写得好: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,是燕,在梁间呢喃,你是爱,是暖,是希望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!”人勤春早,趁着温暖的春风,让我们铆足干劲,深翻土地,播种理想的种子,满怀期待,收获心中的憧憬和梦想。

■ 中国强

爆米花的春夜

爆米花氤氲的香气

溶进游子久违的记忆

享受着春夜的静谧

我用嗅觉寻找一个爆米花的故事

流萤为我引道

炉火在村头舞蹈

爆米锅的一声闷响

引得晚来的游子急切地在向你奔跑

古老的风箱

在邻家老伯的手上呱嗒作响

舞动的炉火燃得正旺

慈祥的脸庞闪动着岁月的沧桑

爆米花锅已热得发烫

我和童年伙伴们的心都在发痒

一声出锅了

绽放了当年多少孩童的笑脸

贫穷的苦涩瞬间被赶到天边

乡里乡亲也来享受春夜的消遣

天上的星辰也在眨眼

演绎着我快乐的爆米花童年

■ 耿艳菊

街边的风景

上午带孩子在公园玩,孩子玩泥土,我拿了鲍尔吉·原野的散文看。第六页的时候,看到一小段话:不同的树的姿态比建筑物更美,它们高低俯仰,疏密错落,塑造别样的景观,树们四季呈现变化的美,比呆板的房子更智慧。树在风里飒飒,包藏花果,它们是微笑沉默的高士。

往下,我一时看不下去了。这两句话是有生命的,书本是它们的土壤,它们从第六页长出来,转眼成了两朵好看的花,攥住了我的眼和心。我本来是坐在树荫下的,也坐不下去了。站起来远望,近观,我在赏树。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树,倒是也附庸风雅,花开的时候吧吧地赶着赏过花。

赏花比赏树说起来顺溜多了,赏花很正常,赏树就觉得稀奇。俗话说闲得看蚂蚁上树,那真是无聊才做的事。可是,很多树都会开花结果实,而很多人眼里也只有花和果实,从来不曾留心过树本身。

环顾四周,像鲍尔吉·原野所言,树的姿态,天然塑造出来的景观果是很美,高低俯

仰,疏密错落。即使我所在的地方不过是很一般的郊野公园,没有名贵树,都是很寻常,如垂柳,洋槐,杨树,桐树,松树,木槿树,樱桃树,李子树,桃树等。整个上午,它们在阳光中微笑,在风中飒飒,那是令人眼馋的沉醉世界。

中午的时候,我和孩子去了后街,在固定的水果摊上买了香蕉、苹果,还有桃子。之所以称它为固定的,是因为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,这个水果摊就在。那时候我刚从学校毕业,现在我的孩子都四岁多了。我每次去后街买东西都会路过这个水果摊,它就在后街的入口,最边上,挨着水果摊还长着一棵葱茏的老槐树。

守水果摊的是一对善良的朴实的中年夫妇。他们很会做生意。从我第一次在他们那买了水果之后,再路过,他们总是会笑眯眯地和你打招呼。那样的笑,让人不忍拒绝,也不好意思空手而归。他们的家就在水果摊后面的院子里,院子是租来的,他们和我一样也不是本地人。他们一家人似乎都很喜欢那棵老

槐树,择菜、吃饭,孩子写作业,老槐树下是喜气洋洋的根据地。

回家后,在厨房里清洗买来的水果,哗哗的清水声中,我的思绪也哗哗响——苹果不是来自苹果树吗?桃子不是来自桃树吗?香蕉不是来自香蕉树吗?我们一年四季吃的水果不是都来自那对夫妇的水果摊吗?他们自身不是果树,却是我们依赖的生活树。

想起去年和水果摊上的大姐聊天的情景,她指着那棵老槐树,用自己的胳膊比划着说,她刚来时,老槐树还是小槐树,只有胳膊那么粗。她二十岁就跟着她的男人来这里卖水果了,如今他们的孩子都读高中了。

在这条老街上,做小生意的基本上都从他乡而来。街里卖菜的,卖馒头面条的,卖大饼的,他们都像水果摊的夫妇一样是从故乡漂过来的一棵小树,然后渐渐扎根在异乡的泥土中,在时光里成了老树,进而成为街边不可取代的风景。他们虽不是微笑沉默的高士,却是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,勇于在最深的烟火中讨生活的人,是不可或缺的。